

■孙道荣

“你”被我磨光了

朋友借用我的电脑打个材料，刚坐到电脑前，就急乎乎喊我，你键盘上的N键呢？一看，果然找不到N，被磨光了。

我告诉他，B和M之间那个键，就是N。朋友打好字，向我诉苦，总共打了不到一百字，用了七八次N，找了七八次，你该换个键盘了。我笑笑，不换，用顺手了。用这个键盘打字，我根本不用看键盘，别说一个N磨光了，就算所有字母和符号都磨光了，我也照样可以熟练、顺畅地打出我需要的文稿。

细看看，还真不止一个N磨光了，W也磨掉了一半，看起来像个V；R的一捺，也被磨得差不多了，跟个P一样；还有好几个键，也有不同磨损。有趣的是，也有几个键是完好如初的，看不出任何磨损的印迹，字母完整、清晰、闪亮，楚楚动人的样子。只是这完好的背后，也隐约有被冷遇的淡淡忧愁。

为什么单单一个N键，磨损如此严重？一定 是被我常用的缘故。我用的是拼音输入法，说明我打字时用的最多的是声母N。忽然很好奇，为什么我会如此频繁地用到声母N？写到这里，随手点开N键，跳出的第一个汉字是“你”。这么说，是因为你，N被我磨光了。似乎也可以这么说，“你”被我磨光了。

N是我的电脑键盘中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字母，“你”则是我的文案和生活中，最重要的那个人。我用N与你对话，跟你表白，向你倾诉，吐露心声。就像在键盘上我一定离不开N键一样，在

生活中，我一刻也离不开“你”。你可能是我的亲人，也可能是我的伴侣；你或许是我的同事，又或许是我的邻居；你也许是我擦肩而过的人，也可能是我一辈子也不曾见过的人；你是空气，你也是阳光，你是水，你也是盛开在我生命中的花朵。在我的生活中，一定有无数的N，无数的你，于我而言，你是如此重要，不可或缺。“你”被我磨损了，如美丽的容颜消逝，但你从没有远离我，你就安静地立在那儿，只要轻轻触及，我就能随时将你唤醒，你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刻随时出现。因为有了“你”，我的人生亦如我的文案，方能文采斐然。

当然，我之所以会频繁地使用N键，一定也不止于“你”，就像我的人生，必还有其他重要的部分。排在第二位的，是“能”字，我想，这个字，一定也是我常用的。能，是一种可能性，也是一种肯定与赞赏，它频繁地出现在我的词汇中，是因为我的人生需要鼓励，需要不断地尝试，而生活总是慷慨地给予我们每一个人各种可能，使人生有奔头。

第三个跳出来的是“那”。那是一个人，远远地站在那儿，若即若离，若隐若现；那也是一个地方，是我们曾经去过的或者梦想落脚的那个地方。这是身边，那是远方；这是现实，那是理想；这是今天，那可能是昨天，也可能是明天；这是我们握在手心的，那是我们埋在心底的。人生因为这，而活在当下，人生因为那，而有了诗意。

朋友笑着打断了我的思绪，说，我的键盘也有磨损，但与你的键盘，完全不同。

朋友是搞财务的，他在电脑上打字时，用得比

较多的，是数字键。朋友考我，猜猜我的键盘上哪个数字键磨损得最厉害？

0到9，十个数字键盘，以我的感觉和经验，我觉得应该是1。一生万物，亦生无数。朋友摇摇头，不是。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竟然是0。他说，他先后使用过几个键盘，每一个键盘都是0这个键最先磨损，跟你键盘上的那个N一样磨光了，真正成了个0。我笑着说，这就对了嘛，你们搞财务的，0可是个大数，多一个0，少一个0，相差十万八千里。有次我到万向集团采访，时任董事局主席鲁冠球说，万向的目标，就是每年增加一个0。当年万向的产值是几百亿，增加一个0，就是几千亿。这个零目标，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0！

朋友还告诉我，他的键盘上，空格键也磨损得特别厉害。这个键是键盘上最大的一个键，也是大多数人使用最多的一个键，虽然上面没有任何字母和符号，但是你能看到一个清晰的磨痕。朋友说，不管你是打字写文章，还是写数字填报表，亦或是在电脑上玩游戏，都要经常用到这个键，朋友感慨说，空格，留白，这不正是人生的某种境界吗？

如果你有兴趣，不妨也看看你的键盘，哪一个键磨损得比较厉害，又有什么键你不常用，甚至从不触及？你在键盘上留下的痕迹，就是你的行为和思想的印迹，是你人生留下的另一种脚印。小小的键盘上，有你人生的态度和方向，你往哪里走，你能走多远，你为自己的人生付出过什么，小小的键盘都为你一一留存了，它会告诉你答案。

■陶琦

汲井流年

有朋友说他家的一口老井枯竭了，从他感伤的话语能体会到当事人的惋惜与无奈。随着环境资源的变化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开始难以为继，今年全球很多地方高温大旱，须打寻找水源的人渐渐增多，水井也再一次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视野。

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中国民间文化的标志性符号，我会毫不犹豫回答是水井。千百年来，人类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离不开水井。井水不仅哺育了历代生民，也是居住文化永不枯竭的代言物。古人把到井边汲水，与舂米、纺纱、绩麻一起，视为村社生活的分界线，有人到异地谋生，就称为“离乡背井”；对流行诗词的最高赞誉，是“凡有井水处”皆能歌之。人与水井的深厚契约，赋予了水井一种史诗般的叙事效应，有着摇撼人心的宏大力量。

我虽生长在城市，却从不曾与井绝缘。幼时住在河边，河对岸有一口天然古井，一汪泉水从地底冒出，宛如一个小型池塘，除了可供饮用，住在周围的人，生活上也受益良多。夏日进入水井范围，气温便下降了几摄氏度，是纳凉的胜地，附近的主妇也常用木桶挑了全家人的衣服到井边刷洗。小孩子贪爱地下水的清凉，不时有人一个猛子扎入到井水中，从井边看下去，游动的人与阳光下泛起波纹的波纹在井底制造出了半明半昧的水影。多年后下游建水电站，水位上

■程应峰

朋友圈

现代人都有微信朋友圈，在朋友圈干些什么，却是因人而异。有人爱转发大道小道消息，有人爱晒自己四方闲游的照片，有人惯于鼓捣搬弄鸡零狗碎、是是非非，有人爱摆弄花呀朵呀之类的闲逸之事……有人能长期坚持，有人却是心血来潮、偶尔为之；有人专一于某个门类或专于自己的爱好，也有人拉拉杂杂什么都发、什么都晒……

我有一个朋友，爱写点时事评论类文章，写出来之后，不光发在朋友圈，还要发送到他圈中的每个微信朋友，并囑他们转发。他的第一篇评论文字，也群发给了我，我也认真读了看了，还不错的。第二天，他在微信中间问我，怎么没转发朋友圈呢？我说，我的哥哥哟，原谅我，你让我为你发的朋友圈写点评论点个赞什么的都行，都没问题，但如果不是特别重要一定得记录或转发的事情，我的朋友圈只发送自己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，这是我结绳记事的一种方式，我得保持这方天地的纯粹，不想让它变得芜杂凌乱。就算我哪天在朋友圈转发了什么，也会在翌日毫不迟疑地删掉。

这次直言不讳的回复后，他再也没要求让我转发他的文字了。各结各的绳，各记各的事，互为借鉴，互不相扰，各自经营，各得其所，有何不好？

说到结绳记事，自然而然就想起了席慕容的诗歌《结绳记事》：“有些心情，一如那远古的初民/绳结一个又一个的好好系起/这样，可以/独自在暗夜的洞穴里/反复触摸、回溯/那些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

朋友说，